

国民阅读经典

全译本

飘 (上)

Gone with the Wind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 著

刘泽漫 /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guomin
yuedu
jingdian

国民阅读经典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刘泽漫 译

飘
（上）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飘 / (美) 米切尔著 ; 刘泽漫译.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677-4902-3

I. ①飘… II. ①米…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7734号

-
- | | |
|------|---|
| 书 名 | 飘 |
| 作 者 | (美) 米切尔 |
| 译 者 | 刘泽漫 |
| 责任编辑 | 徐 佳 |
| 责任校对 | 代景丽 |
| 出版发行 |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0431-89580026/28/29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
| 印 刷 |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28 字数 806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677-4902-3 |
| 定 价 | 40.00元 (上、下)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玛格丽特·米切尔生活的亚特兰大曾于1864年落入北方军将领舒尔曼之手。之后,这一事件成为亚特兰大居民热衷的话题,也给童年时代的玛格丽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26岁的玛格丽特决定创作一部有关南北战争的小说时,亚特兰大自然就成了小说的背景。

1925年,玛格丽特与佐治亚热力公司的广告部主任约翰·马施结婚,并在丈夫的鼓励下,开始致力于创作。

早在1929年,《飘》的初稿就已完成,先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玛格丽特采用了倒写的方法,她首先完成的是小说的最后一章,然后返回来写前面的章节。她也从来不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写,而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在创作过程中,玛格丽特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不向任何朋友提起关于书稿的事情。当时,很多人知道她在创作,但却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写些什么。1935年春天,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哈罗德·拉瑟姆向全国各地征稿组稿。当他来到亚特兰大时,一次偶尔的机会,听说了玛格丽特的事情,于是,就向玛格丽特问起书稿的情况。最初,玛格丽特否认她在写小说,因为她不相信南方人对南北战争的看法会让北方的出版商感兴趣。然而,玛格丽特犹豫再三之后决定试一下。就在拉瑟姆离开亚特兰大的前一天,收到了玛格丽特送来的已经打好的近五英尺厚的手稿。同年7月,麦克米伦公司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暂定名为《明天是新的一天》。

为这部小说,玛格丽特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用了将近半年的时

间反复核实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她引用美国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的一句诗,将小说的题目改为“随风而去”(汉译名为“飘”)。与此同时,麦克米伦公司也做了大量的宣传。因此,1936年6月30日,这位无名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巨著”一经面世,就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其销售情况更是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日销售量最高时为5万册;前六个月发行了100万册;第一年200万册。随后,小说获得了1937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奖。就在小说问世的当年,好莱坞便以5万美元的高价购得将《飘》改编成电影的权利。由大卫·塞尔兹尼克执导,克拉克·加布尔和维维安·利主演的电影《飘》(《乱世佳人》)于1939年问世。

从此,全世界读者和观众都记住了那个美貌与勇敢兼具的女主角——思嘉丽。她生活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她俏丽迷人,争强好胜,贪婪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除了描绘思嘉丽爱情与生活遭遇之外,玛格丽特还向读者勾勒出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异同,具有浓厚的史诗风格,堪称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写照。

《飘》的出版使名不见经传的玛格丽特一夜之间成为当时美国文坛的名人,这突如其来的盛誉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两分钟一通电话,每六七分钟一份电报,公寓门口总有人等候她的签名,要求采访,邀请她去各地巡回讲演,甚至要求她为各慈善事业捐款。接下来,版权和翻译权的纠纷又把玛格丽特纠缠到一系列的法律事务中。这让一向喜欢安静、不擅交际的玛格丽特非常苦恼,她说,如果事先知道一个名作家的生活是这样的话,绝不会企图去当一名作家。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自《飘》出版之后,玛格丽特到去世之前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的原因。但仅仅一部作品已够她享誉一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厚达1000多页的小说一直位居美国畅销书的前列,成为世界无数读者心目中的爱情经典之作。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23
第三章 / 42
第四章 / 65
第五章 / 78
第六章 / 98
第七章 / 134
第八章 / 144
第九章 / 163
第十章 / 199
第十一章 / 212
第十二章 / 220
第十三章 / 238
第十四章 / 253
第十五章 / 263
第十六章 / 273
第十七章 / 279
第十八章 / 294
第十九章 / 303
第二十章 / 315
第二十一章 / 322

第二十二章 / 334
第二十三章 / 339
第二十四章 / 355
第二十五章 / 380
第二十六章 / 392
第二十七章 / 412
第二十八章 / 424
第二十九章 / 439
第三十章 / 449
第三十一章 / 465
第三十二章 / 478
第三十三章 / 490
第三十四章 / 501
第三十五章 / 521
第三十六章 / 538
第三十七章 / 563
第三十八章 / 572
第三十九章 / 587
第四十章 / 600
第四十一章 / 610
第四十二章 / 625
第四十三章 / 633
第四十四章 / 645
第四十五章 / 657
第四十六章 / 678
第四十七章 / 683
第四十八章 / 706
第四十九章 / 718
第五十章 / 728

第五十一章 / 740
第五十二章 / 746
第五十三章 / 759
第五十四章 / 774
第五十五章 / 789
第五十六章 / 797
第五十七章 / 809
第五十八章 / 823
第五十九章 / 829
第六十章 / 842
第六十一章 / 846
第六十二章 / 860
第六十三章 / 866

第一章

思嘉丽·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被她的魅力迷住的男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塔尔顿家那对为其倾倒的孪生兄弟就是如此。她脸上融合了母亲的娇柔和父亲的粗犷;前者属于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后者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这两种特征放在一起就显得不太协调,但在这张脸上却融合得恰到好处。她那尖尖的下巴和周正的牙床骨,着实惹人喜爱;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似湖水,不带一丝褐色,刚硬乌黑的睫毛和微微翘起的眼角,也显得别具韵味,俏皮可爱;两道墨黑的浓眉向上翘起,在她那像木兰花一样洁白的皮肤上画出两道颇为抢眼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于南方妇女极其珍贵。因为佐治亚^①位于美国东南部,阳光毒辣。所以她们常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自己武装起来,免受阳光的暴晒。

1861年4月的一天下午,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思嘉丽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走廊里乘凉。她标致的模样儿与明媚的春光相得益彰,更显得朝气蓬勃。她身穿新做的绿花布衣裳,裙环撑开了宽极十二码的飘曳裙摆,脚穿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捎回来的新绿色山羊皮便鞋,极为相配。这身衣裳把她大概仅十七英寸左右(临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了)的腰肢衬托得恰到好处;合体的紧身小马甲托出她虽只有十六岁但却已发育成熟饱满的乳房。虽然她散开的长裙是那么朴实,梳在后面的发髻是那么庄重,那双交叠在膝头上的白生的小手是那么文静,但仍掩盖不住她的真性情。镶嵌

^① 美国的一个州,位于美国东南部,东临大西洋,首府为亚特兰大。

在她甜美如花的脸上的那双绿色眼睛仍然是骚动不安，狡黠任性且又生机勃勃。这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搭调。母亲的谆谆告诫和嬷嬷的严厉管教虽塑造了她的举止，却改变不了她的眼睛。而这双眼睛恰恰流露出她的真性情。

她的两旁，孪生兄弟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穿着及膝高靴的四条长腿因经常骑马而鼓胀。他们斜睨着从新装的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同思嘉丽肆意地谈论着。他们年仅十九岁，身高七英尺二英寸左右，身材高挑，肌肉发达，脸膛被太阳晒得黝黑，头发则是茶褐色。他们身着同样的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同样自负而愉悦的眼神，像极了棉丛中的两个棉桃。

外面，傍晚的阳光斜斜地投射在农场上。大自然虽刚呈现出一派绿意，山茱萸却已开出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纯洁可亲。孪生兄弟的两匹高大的马就拴在车道上，毛色红得酷似主人的发色。马旁边是一群跟着主人的猎犬，吵吵闹闹，狂吠不止。不远处躺着一条白色兼有黑花斑的贵族特有的随车大狗，鼻子贴在前爪上，眼神慵懒，耐心地等待着两个小主人回家吃晚饭。

在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除了弥漫着惯有的交情外，似乎更有一层血缘关系。他们的动物毛发光滑，壮健漂亮，无忧无虑，生机勃勃。两个小伙子也同样精神饱满，骁勇顽皮，有时候甚至带有一些危险性。可是只要摸清了他们的秉性，他们很好驾驭，会对你很温顺，可爱可亲，好得出奇。

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虽出身于富裕的庄园主家庭，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仆人服侍的生活，但他们从来不会无精打采，眼神空洞无物。相反，他们就像一辈子在野外劳作，很少看书的乡巴佬，强壮活泼，干劲十足，既不懈散也不娇柔。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的生活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这些城市相比还保留着一些粗犷的风味。为此，南部那些较文雅的居民瞧不起内地佐治亚人，但这并不能伤害到北佐治亚人。在这里，人们有自己的坚持，并不以缺乏高雅的文化教育背景为耻。一个人只要在重要的事情上精明能干就好了。那么，就算他没有受过一流的教育，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种出好棉花，骑马骑得好，打

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喝酒时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所有的这一切是他们生活的重心。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对学习知识的无能也同样令人不敢恭维。虽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钱、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但他们肚子里面的墨水与那些穷苦的白人邻居相比却少得可怜。所谓的绣花枕头、胸无点墨也大抵如此吧。

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这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既然这所学校不欢迎那对孪生兄弟，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就不愿意在那里学下去，也跟他们一起打道回府了。而思嘉丽呢，自从她去年离开费耶特威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了。这对孪生兄弟把这次开除当成很好玩的笑话，思嘉丽也觉得有趣极了，丝毫不以为意。所以他们三人得以在走廊里面闲侃，消磨时光。

“我知道你们俩和汤姆一点儿也不在乎被学校开除，”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呢？他可是想学点东西，成为文化人的，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如今又闹得在佐治亚大学待不下去了。唉，这样下去，他的愿望最终要泡汤了。”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威尔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再说，这有什么要紧呀，反正学期结束前我们终要回家的。”

“为什么？”

“战争呀！傻瓜！战争随时可能打起来，难道你以为开战后，我们还能留在学校里安心学习不成，你说呢？”

“你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丽心烦地说，“那也只是嘴上说说罢了，你还信以为真呀！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爸爸还对我爸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一个令人欣慰的共识——签署一个什么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而且，就算签不成又怎么样，北方佬害怕我们，是绝对不敢动手打的。不会有什么战争，聊它做什么呀，听着我就心烦。”

“啊，原来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愤愤不平地吼起来，仿佛他们被骗得很惨。

“那可不一定，亲爱的，战争可能真的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轰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打了，要不就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为了脸面也只好虎口拔牙了。哦，南部联盟——”

听到这里，思嘉丽扮了个鬼脸，很不耐烦。

“要是你们敢再提一下‘战争’，我立马进屋去，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词就是‘战争’了，‘脱离联邦’也绝对不许在我面前再提。爸爸一天到晚谈战争、战争，来看他的那些人也叫嚷着谈论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简直烦透了，我几乎要尖叫了！而且你们这些男孩子也都在讨论这些，还有他们的宝贝军队。搞得除了这些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好说的了，搞得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听不到，一点儿意思也没有。还好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后才脱离联邦，否则圣诞晚会也被糟蹋了。要是你们再提一句‘战争’我立刻进屋了。”她绝对会说到做到，脱离她的话题，她从来不会忍耐太久的。只不过她说这些话时仍笑容可掬，还刻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她那修长漆黑的睫毛还故意快速地扇动，就像蝴蝶在炫耀自己魅力的翅膀。小伙子们果然被迷住了，这也正合她的心意。于是他们连忙向她道歉，保证不提战争之类的话让她烦心了。他们并不因为她讨厌战争而蔑视她，相反对她敬重有加。战争本来就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他们认为她的态度将她的女人味渲染得淋漓尽致。成功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后，她便饶有兴趣地把话题拉回到这兄弟俩眼前的处境上。

“你俩再一次被开除了，你们的妈妈说什么了？”

听到这个问题，小伙子显得有些不安和难以启齿，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送回家时母亲的表情还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脑海中。

“唔，她还没有什么机会说什么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早晨趁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们便溜出来了。汤姆转道去方丹家了，我们就直接来找你了。”

“难道你们昨晚刚到家的时候她也没有说什么吗？”

“昨晚我们可走运了。我们还没到家，妈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就给送来了。家里简直闹翻天了。这是一匹雄健的好马，思嘉丽，你该叫你父亲马上到我们家去看看——好家伙，那个畜生在来的路上把马夫的肉咬下来一块，还把我妈派到琼斯博罗去接他们的两个小黑子踢伤了。而且，就在我们前脚刚迈进家门的时候，它把我们的马棚差点踢翻了。我妈的那匹可怜的老公马——草莓也捎带着被踢了个半死。我们进家的时候，我妈正在马棚里用一口袋糖哄它，使它平静下来，没想到还真管用了。黑奴们都吓得眼睛瞪得好大，躲得远远的，可我妈竟然还在跟那畜生说话，仿佛那是她的另一个儿子。而那个畜生正在吃她手里的东西呢。对马呀，还真没有人像我妈妈这么有办法。她回头瞥见了我们，便叫道：‘天哪，你们四个怎么又回来了？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祸患^①还糟糕！’这时，马又开始喷着粗气并且站起来，她吓得连忙安抚它，对我们吼道：‘你们赶快滚开，难道没有看见我的大宝贝都生你们的气了吗？明天早晨有你们四个好看的！’就这样，我们赶紧溜到床上睡觉去了。今天天一亮，趁她还没有起床，我们便赶紧偷偷地溜了出来，只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应付我妈了。”

“你们觉得她会打博伊德吗？”因为思嘉丽知道，对于这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瘦小的塔尔顿太太管得还是很严厉的，有时候还会动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们。这种教育方式，思嘉丽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些不敢苟同。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是个大忙人，她不仅拥有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有个州里最大的养马场。她性情暴躁，经常因四个儿子吵架而大发雷霆。同时，她也是个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偶尔打打孩子们，有助于他们的成长。

“她当然不忍心下手打博伊德。我记得她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他，他是老大，又是我们这伙人中个子最小的，”斯图尔特如是说，对自己那六

^① 根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的记载，由于上帝将一连串的祸害降到了埃及人的头上，埃及法老不得不允许受奴役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英尺的个头儿甚是得意。“因此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承担一切。老天爷啊，妈妈的确不该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岁了，汤姆二十一岁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还整天把我们当成小孩子一样管！”

“明天你妈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她会不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呀？”

“她当然想骑，可是爸说骑那匹马太危险了。再说，我们家的那些女孩子也不会同意她骑的。她们说骑马太寒碜了，至少应该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这样才像个贵妇人。”

“但愿老天明天别下雨，”思嘉丽说，“最近几乎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变成家宴，那才是最扫兴的事呢。”

“唔，明天准会晴的，说不定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呢，”斯图尔特说，“我还从没见过比现在更红的夕阳呢。用落日来判断天气的阴晴，往往不会错的。这是经验之谈。”

他们同时眺望远方，眼光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种的棉花地，落在夕阳映红的地平线上。此时太阳在一片汹涌的红霞中慢慢降落，渐渐消失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随后，四月白天的暖意渐逝，隐隐透出微微凉意。

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几场温暖的细雨随之而来。这时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茱萸花竞相开放，将幽暗的河边湿地和远处的山冈装点得生气勃勃。春耕已接近尾声。佐治亚州的土壤本来就是红色的，而那轮血红的落日将新犁出的垄沟映照得更加绚丽夺目。湿润的土地正着急地等着棉子投入它的怀抱。犁沟的顶呈现出淡红色，而沟道两旁在阴影的遮掩下呈现出朱红、猩红和栗色。远远望去，农场那座刷白了的砖房如同坐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周围是由旋转迂回的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海面汹涌澎湃、波涛起伏，翻腾的巨浪和那顶部呈粉色的波涛撞到一起，稍顿片刻，旋即变成拍岸浪花，四散开去。这里既没有佐治亚中部那样肥沃的黄土地，也没有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所以很少看到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在佐治亚北部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田地犁成无数弯弯曲曲的垄沟，这样可以防止肥沃的土壤被雨水冲到低处的河底去。

这片土地红得耀眼，干旱时似铺满地的红砖粉，雨后更是红得像鲜血一般。这样的土地最适合种棉花，因此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块土地上，白色的房屋星星点点，犁过的田地静穆安详，黄色的河流流速缓慢，一派令人愉悦的景象。但这也是一片对比强烈的土地，既有最烈的太阳光，也有最阴凉的所在。柔和的阳光静静地照在尚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这些田地的边缘上耸立着一片片看似很神秘的未开垦的林地。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这里也是阴暗而清凉的，给人一种邪恶的压迫感。其中那些松树在耐心地等待着，风过时嗖嗖作响，好像老年人在轻轻叹息并威胁着：“当心呀！当心呀！你们原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早晚会把你们抢回来的。”

三个年轻人坐在走廊里谈笑风生。远处传来嗒嗒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和黑奴们尖利的嬉笑声，他们知道这是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田地里回来了。屋里传来思嘉丽的母亲埃伦轻柔的话语，她正在呼唤给她提放钥匙篮子的黑人小女孩。小女孩用尖声的童音回答着：“来了，夫人。”紧接着脚步声便朝着熏腊室的方向渐渐远去，在那里小女孩要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接着听到瓷器当当和餐具丁丁的响声，这表示兼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摆桌子准备开饭了。

李生兄弟明白，他们该动身回家吃饭了。可是，一想到母亲的脸色，他们委实不愿意回家。于是，他们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流连，东拉西扯，迫切盼望着思嘉丽能开口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用餐。

“思嘉丽，我们计划一下明天的事情吧，”布伦特开腔了，“虽然当时我们不在，不知道野宴和舞会的事，但这并不能成为阻止我们明天晚上跳个尽兴的理由，你说的是吧？你还没有答应其他人，是吧？”

“唔，我当然答应了呀！当时我怎么能想到你们会回来呢？我总不能冒险在一边傻待着，看人家跳舞，自己可怜兮兮的。我又不是等着专门伺候你们两位的？”

“你怎么可能会在一边傻待着呢？”两个小伙子不信地摇摇头，爽朗地大笑。

“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得答应跟我跳第一支华尔兹，跟斯图尔特跳最后一支，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吃晚饭。我们再坐在上次舞会时的楼梯

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给咱们算一次命。你说,这样好不好呀?”

“可我讨厌听金西嬷嬷算命。上次她说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有着长长黑胡子的男人,我才不喜欢黑头发的先生呢。”

“这样说来,亲爱的,你是喜欢红头发的喽,是吗?”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你要做出决定了。是不是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然后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呢?”

“如果你答应我们,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诱惑着思嘉丽。

“什么秘密呀?”思嘉丽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兴奋得像个孩子叫嚷起来。

“是不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斯图尔特?如果是的话,我们已经承诺过不说出去的呀!”

“嗯,就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那个。”

“你们说的是谁家的小姐?”

“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皮蒂·汉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住在亚特兰大的那个。”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那个傻老太婆呀,我这辈子再也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人了。”

“嗯,就是她,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等火车回家,她的马车正巧经过车站,她停下来和我们说话,她说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这个我早就听说了,”思嘉丽满怀失望地说,“不就是她的那位傻侄儿查尔斯·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的事。这几年大家都在说这件事情。虽然查尔斯他自己似乎对此事显得兴趣索然。”

“你还认为他傻?”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像个苍蝇似的围着你转了一天。”

“我有什么办法呀,”思嘉丽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是太难缠了。”

“不过,这次你猜错了,明晚要宣布的并不是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地说,“而是艾希礼和查尔斯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

思嘉丽虽然脸上不动声色，嘴唇却“刷”的变白了——就像是毫无防备地被人猛击了一拳似的。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犹如灵魂出窍。她呆呆地注视着斯图尔特，面无表情。而这位毫无头脑的人还以为他说的话令她只是对此事颇感吃惊，并且觉得很有趣罢了。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准备到明年才宣布订婚，可是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再加上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还是快快成婚的好。所以临时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了。你看，思嘉丽，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你得答应明天晚上和我们一块吃饭。”

“我当然会答应你们的。”思嘉丽机械地回答着。

“真的？跳所有的华尔兹？”

“当然是真的，所有的。”

“太棒了！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会嫉妒得发疯。”

“那就让他们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这样吧，思嘉丽，明天上午的野宴也和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重复了一遍。

“当然，没问题。”思嘉丽心不在焉地回答。

哥儿俩彼此望望，心里美滋滋的，不过也有些惊讶。尽管他们自诩为思嘉丽所允许的追求者，可是以前他们从没像今天这么容易就获得这项殊荣。她通常只让他们苦苦哀求，死缠烂打，敷衍他们，却从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在他们气恼时她便报以笑颜，而在他们发怒时她则冷脸相待。可是现在，她却几乎答应明天一整天都跟他们待在一起——野餐和他们坐在一起，所有的华尔兹舞曲都跟他们一起跳（他们当然会安排好所有的舞曲都播华尔兹），晚宴的时间也归他们所有。获得心上人的青睐，被大学开除也值了。

思嘉丽的许诺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愈加流连忘返，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尔克斯与媚兰·汉密尔顿，还不时打断对方的话，说说笑话，相互逗乐，同时明显地暗示思嘉丽邀请他们吃晚饭。这样的情景持续一会儿后，他们才发现气氛有些不对，思嘉丽